

甘肃省文史研究馆编

陇上琐忆

新编文史笔记

XINBIAN
WENSHIBIJI

GAN SU

陇上琐忆

甘肃省

6.1
3
3

馆编

新平
和
PDG

I246.1

3

:3

甘肅省文史研究館編

隴上瑣憶

沈年潤題



文史笔记缘起

我国的“稗官”、“野史”，由来已久。《汉书·艺文志》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阻滞、拘泥的意思），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蕘狂夫之议也’。”稗官是一种闾胥、里师之类的小官，他们的职责之一是在乡里进行调查采访，记录下来，从中了解风俗人情，观察民心之背向。这种记录文字，被归入“小说”之类，称之为野史、杂史。所以，古时的“稗官”、“稗史”、“野史”、“杂史”等名称所包括的内容，实际无多大区别。唐、宋以后即已通用。总之是一种随笔记录的短文。最早以此体裁名世者，当推南朝（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中说：“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唐、宋之间，名著迭出，北宋宋祁著有《笔记》，始以笔记名书。明、清时期更有发展。据统计，明、清野史笔记不下千家，其内容包罗万象，举凡政治、军事、经济、科技、文化、民族、交通、社会等无不涉及。历来学者对它的特点、作用和价值，有不少概括的评述。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部·杂史类叙》说：“大抵取其事系庙堂，语关军国，或但

具一事之始末，非一代之全编；或但述一时之见闻，只一家之私记。要期遗文旧事，是以存掌故，资考证，备读史者之参稽云尔。”梁启超说：“杂文、传志、札记等所载，常有有用过于正史者。何则？彼等常载民间风俗，不似正史专为帝王作家谱也。”（《新史学·中国之旧史》）。鲁迅称赞这种野史“不必太摆史官的架子”，“不象正史那样地装腔作势。”（《华盖集》）。李枻则从另一角度加以阐述：“正史出众人之手，而野史由一人记著之实；正史合累朝之事，而野史据一时见闻之真。矧天下有道，公论在朝亦在野；天下无道，公论在野不在朝，则失之在朝不有得之在野者乎！”（《历史小史·自序》）。

从前贤的一些论述中，我们大体上可得野史、笔记之旨。现在是“公论在朝亦在野”的盛世。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类史志著作如雨后春笋，纷纷问世；个人回忆录及记述“三亲”史料的文字更是汗牛充栋，包罗万象。这无疑是对历史、对社会的一大贡献。但是，作为简短精炼之作的笔记文字，则所见不多，这是一个缺憾。一九九〇年，中央文史研究馆有鉴于此，倡导并发起撰写和编辑出版《新编文史笔记》丛书，正是古文化传统的继承，当代史乘专著的补阙，诚为有识之举。因而，一经倡导，立即得到全国各文史研究馆的热烈响应。

甘肃省文史研究馆在领导重视和各方面支持下,动员全体馆员和工作人员一齐动手,搜罗撰写,并约请社会文史名流撰述佳构。三年来共收到稿件700余篇,其中多为“三亲”之作,有的取材广泛,有的挖掘深透,多以精炼文字,披露历史上鲜为人知的具体情节和陇上著名人物逸事,特有的风土人情,读来不仅增广见闻,且饶有风趣。对这些具有史料价值、清新可喜之作,除已编成《陇史掇遗》和《陇原鸿迹》两册,列入全国《新编文史笔记》丛书系列,由中央文史馆主编,上海书店统一出版外,这里又编成本册由我馆出书。目的在于满足广大读者的需求,更有进一步提倡的旨意。希望通过这批文史笔记的问世,吸引更多的作者拿起笔来,让笔记文学在陇上日益发展、繁荣,丰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宝库,为贯彻党的十四大精神,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振兴甘肃贡献一份力量。

编 者

一九九三年二月

目 录

文史笔记缘起

(1)

政海微澜

- | | |
|---------------|------------|
| 邢澍巧借方言判案 | 曾 礼(1) |
| 林则徐在武威 | 徐作红(2) |
| 左宗棠武威禁烟 | 革 实(4) |
| 董福祥移书责荣禄 | 王勋业 王勋成(5) |
| 伊犁起义中的邓宝珊 | 石佩久(6) |
| 老鸦城下冤魂语 | 朱据之(8) |
| 邓宝珊“华山聚义” | 石佩久(9) |
| 余陶泉廉洁从公 | 杨国桢(10) |
| 追随中山先生的杨尊一 | 弓中言(11) |
| 李大钊为邓宝珊起草讨逆电文 | 石佩久(12) |
| 俞方皋出谋“固甘” | 石佩久(14) |
| 铁路工人帮助国民二军取胜 | 石佩久(15) |
| 靖国军叶荃部在武都过境 | 曾 礼(17) |
| 吉鸿昌解救西和城 | 叶 随(18) |
| 吴佩孚穷途过武都 | 黄 英(19) |
| 邓宝珊迎成灵 | 王焕文(21) |
| 线润民与邓宝珊 | 胡希蕴(22) |

蒋介石视察青云中学
邓宝珊屏障于抗战北线
赵寿山办煤场
邓宝珊与马鸿逵、马鸿宾

李德文(23)
师 纶(24)
李德文(26)
石佩久(26)

名人轶事

前秦苻坚本姓考
玄奘取经过西北
既是皇帝,又是演员
左宗棠斩驴护树
牛鉴趣事
全福为国捐躯
林则徐在兰州轶闻
左宗棠爱戴高帽子
马福祥得益于母教
齐振鹭抗税
“中山先生万古”
鲁迅巧答玄同问
马福祥热心办学
鲁迅讲演的艺术
刘尔炘铜像
邓宝珊火烧“龙王”
官山刘道士
知县刘启烈
赵寿山爱唱秦腔

周恩棠(29)
周恩棠(30)
周恩棠(31)
张忠海(32)
赵朋柱(33)
周恩棠(34)
赵世英(35)
旧 居(36)
师 纶(37)
田多淑(38)
张尚瀛(40)
王沂暖(41)
师 纶(42)
王沂暖(43)
春 浦(44)
石佩久(45)
谢 宠(46)
李万禄(47)
李德文(49)

陆之顺来兰州办工业	安文迟(49)
清正廉明的厅长张心一	甄载明(51)
兰州彭高棋	赵智远(52)
“鱼”入天水,得其所哉	胡孝宏(53)
好县令~柴若愚	刘爱国(54)
王维垣办案	王克江(55)
甘肃选举议长之争	陇 丁(57)
谷正伦禁酒	春 浦(59)
韩练成脱险记	言 徽(59)
彭总亲题和平村	陇 丁(61)
陈毅与彭高棋对弈	王九菊(62)
杨尚昆鉴定档案照片	杨兴茂(63)
邢肇棠认女	甄载明(64)
马鸿宾严于家教	师 纶(65)
李喇嘛投身革命	雷仲科(66)
刘芳慨然资助革命	师 纶(68)
任真人	张尚瀛(69)

文教艺林

凉州感通塔西夏文碑是	
如何发现的	张思温(71)
报单	王九菊(73)
烧狗屎香	何之硕(74)
杨继盛在临洮办学	周恩棠(75)
吃文风	陇 丁(76)

兰州中学校歌	柯 杨(77)
北平香山慈幼院	马礼常(78)
甘肃首家被查封的报纸	汉国革(79)
《陇东日报》始末	曹 恭(80)
不告而别的报社社长	汉国革(83)
平凉纸织画	侯佩玉(84)
北京秦腔古戏台	张尚瀛(85)
秦腔编剧李干城	张尚瀛(86)
麻子红学艺	李德文(87)
常财主买戏砸戏	李德文 郭致英(89)
秦腔名角福庆子	徐慧夫(90)

儒林掇拾

甘肃第一个研究西夏文的学者	
——邓隆	张思温(92)
胡纘宗为唐寅题写墓碑	张尚瀛(93)
吴可读《罔极编》之伪文	青海 赵宗福(95)
何道爷	谭昌吉(97)
女诗人孟坤元	王惠科(98)
梁启超的《盾鼻集》	汉国革(99)
任其昌与戏剧	朱据之(100)
甘肃教育会的人物画像	王九菊(101)
刘尔忻达观处世	师 纶(102)
爱国女词人沈祖棻	何之硕(104)
张作谋巧题贺新筑	廖子厚(105)

翰墨撷粹

谭嗣同咏崆峒诗		曾 恭(106)
“天子师”寻驴		张忠诒(106)
宋词学唱体会		何之硕(107)
吴可读京城猜雅谜		田企川(109)
王世相谒杜甫祠诗	王勋业	王勋成(110)
清末陇上诗人魏仰斋		张尚瀛(111)
《幻想诗》与《春闺怨》		王勋成(112)
张广建附庸风雅	王勋业	王勋成(114)
王世相咏水仙花诗	王勋业	王勋成(115)
诗说		杨巨川(116)
涂竹居张灯悬谜		田企川(120)
杨巨川西行诗		师 纶(121)
张孟劬词		何之硕(123)
黄文中书陈梅魂诗回赠		张令琰(124)
于右任题胡景翼临岳武穆		
长卷诗		袁第锐(125)
王世相的悼亡诗	王勋业	王勋成(126)
马福祥庚子纪实诗		师 纶(128)
词与民歌		何之硕(130)
邓宝珊为《中央日报》的题词		张尚瀛(131)

丝路揽胜

兰州出土的东汉纸	张尚瀛(133)
----------	----------

泾河史话	曹 恭(133)
关于苏武牧羊处	李鼎文(135)
金代《狄道县印》考	王 楷(138)
晋金城郡白土城址考	魏晋贤(139)
神奇的鸣沙山	甘 农(142)
天造地设的月牙泉	春 浦(143)
碧血碑	张尚斌(145)
奇异的兰州雕刻葫芦	马天彩(147)
砖雕	王九菊(148)

饮食起居

陇南的茶文化	杨 康(150)
静宁烧鸡	马天彩(152)
面片子与拉条子	葛 君(153)
静宁锅盔	马天彩(154)
天水呱呱	张西原(155)
泾川罐罐馍	马天彩(156)
锅粑	尚 瑛(157)
甘肃第一美味~雪峰驼掌	逸 方(157)
天水猪油盒	马天彩(158)
兰州老式住宅	陇 丁(159)

民族风情

肃北蒙族玉浆~马奶酒	尚 瑛(161)
上好饮料~酥油茶	王沂暖(162)

东乡族的吃平伙与吃鸡尖	马自祥(163)
好一派天然风韵	王沂暖(164)
藏族文化两个第一	王沂暖(165)
保安族的青麦包子	马少青(165)
藏族何以偏袒右肩	王沂暖(166)

天灾人祸

饿殍	陇 丁(168)
洪水祸甘谷	王秉钧(169)
抓壮丁	王九菊(170)
县长吞工款、农民坐监牢	严佐民(171)
仓老鼠	严佐民(172)
“各照衣冠，莫谈国事”	春 浦(173)
“黄金臭事”	汉国萃(174)
高利贷	严佐民(175)

社会纵横

驿站演变小考	周恩棠(177)
清代何以“修庙不修城”	戴晨光(179)
缠足陋习	旧 居(180)
剃头	陇 丁(181)
木底鞋	春 浦(182)
祁樾门献婢求官	朱据之(183)
恶人食恶果	春 浦(184)
黄河险礁“洋人招手”	戴晨光(185)

大车户王新年	旧 居(187)
北平首届集团婚礼	马礼常(187)
女师学生闯桩破迷信	王九菊(189)
剪发	陇 丁(189)
大烟鬼	赵世英(190)
大粪主席	张西原(191)
飞碟莅兰	春 浦(193)
五个“不可说”均可说	王九菊(193)
冯浆子与赵楨子	曹 恭(194)
冯玉祥部队不给上级送礼	马礼常(195)
说古道今	谷 芭(196)
抗战时期的一个难民收容所	王九菊(198)
北平一怪人	甄载明(199)

后记	(201)
----	-------

邢澍巧借方言判案

邢澍(1759—1823年)字雨民,号佳山,甘肃阶州(今武都县)人。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庚戌科进士,历任浙江永康、长兴县知县,江西饶州府、南安府知府。在长兴任知县期间,修城垣、浚港塘、重建平政桥、丰乐桥,兴建同善堂、留婴堂等。并在从政期间,培养人才,编纂县志,从事学术研究。邢澍善治狱、摘奸发伏,人称“邢青天”。下面所述为其一例。

嘉庆元年(1796年),邢澍调任长兴知县不久,有一积贼偷盗时还打伤了呼喊的老年妇女,被县衙差役捉住,问他是哪里人时,这个巨滑的积贼便说“借州人”。因“借”与“阶”读音相同,衙差们听了说:“咱们新来的县太爷不也是阶州人吗?!”不料被这个贼人听到了,暗自窃喜。不过差役仍将其收监,并向知县禀报了此事。邢知县次日升堂,将犯人带进时,邢澍发现他眼睛里有一种狡黠的光,衣着亦不象北方人,心里已有几分底。便发问道:“你姓甚名谁,何方人士?因何在本县作案?”“禀老

爷，我乃阶州人。因你做了这个县的父母官，我正
要找你，不料被你的差人胡乱抓来领赏，岂不冤枉
好人！”邢故作惊讶道：“你是阶州人？”“是的，小民
是阶州人”。“噢，你是阶州人，那好说。”即命人给
他松了绑，还拿来一条独凳让坐。堂上的僚佐和两
边的衙役，此时都象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邢又
道：“你既是阶州人，阶州有个瓜嗒嗒你晓得不晓
得？”那个贼说道：“回老爷的话，小民晓得！”邢又
道：“你既然晓得瓜嗒嗒怎么还不瓜嗒嗒？”那个贼
将邢澍说的“瓜嗒嗒”误解为银元铜钱落案的声音，
以为向他索贿，便道：“小民从阶州走到这里，
所带银两早已花光，那有什么给你瓜嗒嗒！”那个
贼人正在得意之时，邢澍发气道：“你胡说什么，瓜
嗒嗒是阶州方言，是快跑的意思。”说到这里，邢知
县将惊堂木一拍，喝道“大胆恶贼，你是哪里人，都
作过什么案，一一从实招来！”经过几堂审讯，严办
了这个杀人越货的惯盗。从此，“邢青天”巧借方言
判案的故事便传为美谈。

（曾礼）

林则徐在武威

林则徐在广州查禁鸦片，抵抗英军侵略。后遭

投降派诬陷，被革职，并充军新疆伊犁。

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林则徐被谪由西安登程，于同年农历九月十四日到达武威，住甘凉道尹公署小院内。

林则徐在武威共住了八天。在他将西行时，接到早被流放伊犁戍边的邓廷桢来信，告知他凉州一带路多顽石，坎坷难行。林则徐考虑到自己久病初愈，难以承受路途颠簸，事先给甘凉道尹郭远堂(字柏荫)写信，嘱郭代制一副牛筋床。九月二十二日从武威起程时，郭把已经制好的牛筋床送给林则徐乘坐。专程从兰州陪林则徐来武威的安定县(今定西)主簿程德培，又把他送到四十里铺才告别。

林则徐在武威，曾留下了大量的诗篇和翰墨，现武威市博物馆保存两件，一件是中轴，上写：“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气以纯固独着，旷然无忧患，泊然无思虑，又守之以一，养之以和，和理日济，同乎大顺。”另一件是他临写《孙过庭书谱》的两幅条幅。这两件手迹，字体端庄浑厚，刚劲有力，字如其人，是不可多得的珍贵历史文物。

(徐作红)

左宗棠武威禁烟

清乾隆时期，甘肃武威各地就开始种植鸦片。据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镇番遗事历鉴》记载：“邑人胡欲昌经商陕中，是年自彼土携烟籽二斗二升，散于乡里，令试种之，除秋熟还其价，诂料既种则成，成则事半功倍，市人颇获厚利，爱之益甚，几经鼓吹，于是乎阖邑田家越明年种之连畛。”到咸丰时（1851—1861年），甘肃河西各县已普遍种植，其烟品质优良者以武威和古浪县大靖为最。

光绪年间，甘肃开始抽收烟厘，各地设厘金局，门首悬黄旗一面，上书“奉旨烟厘”，并明确规定罌粟税每亩川地征银一钱，山坡地征六分，后来又增至每亩水地三钱，川原地二钱，山坡地一钱。由于种植鸦片较其他作物获利更大，于是家家种植，遍地罌花。吸食之风日盛，不仅成年男子十有八九吸食，且妇女也多有吸食者。许多劳动者“终日劳作，不足偿暗室之一灯”。这种情况，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看了很是痛心，他说：“劫后庶民，元气未复，加以克伐，其何以堪？若不严行禁绝，三十年之后，汉人种族其将弱乎！”于是毅然决定从禁种罌粟入手，凡烟苗已出土者，即派兵翻犁。

（草实）